

宽 容

房 龙 著

迮卫 靳翠微 译





宽 容

亨德里克·房龙著
连卫 靳翠微译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尹凤阁

Hendrik van Loon

TOLERANCE

Liveright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40

根据美国利夫莱特出版公司一九四〇年版翻译

宽 容

KUANRONG

〔美〕亨德里克·房龙著

迺卫、靳翠微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42,000 字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07,201-157,800

书号 11002·657 定价 2.05 元

目 录

序言 ····· 1

一 无知的暴虐 ····· 9

二 希腊人 ····· 20

三 桎梏的开始 ····· 63

四 上帝的晨光 ····· 74

五 囚禁 ····· 96

六 生活的纯洁 ····· 108

七 宗教法庭 ····· 120

八 求知的人 ····· 140

九 向书开战 ····· 154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
尤其是这本书 ····· 162

十一 文艺复兴 ····· 166

十二 基督教改革运动 ····· 174

十三 伊拉斯谟 ····· 190

十四 拉伯雷 ····· 206

十五	旧时代的新招牌 · · ·	217
十六	再洗礼教徒 · · · · ·	239
十七	索兹尼一家 · · · · ·	249
十八	蒙田 · · · · ·	259
十九	阿米尼斯 · · · · ·	266
二十	布鲁诺 · · · · ·	277
二十一	斯宾诺莎 · · · · ·	284
二十二	新的天国 · · · · ·	298
二十三	太阳国王 · · · · ·	311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	315
二十五	伏尔泰 · · · · ·	319
二十六	百科全书 · · · · ·	341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 ·	350
二十八	莱辛 · · · · ·	362
二十九	汤姆·佩恩 · · ·	376
三十	最后一百年 · · · ·	382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 幸福 · · · · ·	389
	关于房龙和他的著作 · · ·	402

序 言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蜿蜒绵亘。
知识的小溪沿着深邃破败的溪谷缓缓地流着。
它发源于昔日的荒山。

它消失在未来的沼
泽。

这条小溪并不象江河那样波澜滚滚，但对于需求浅薄的村民来说，已经绰有余裕。

晚上，村民们饮毕牲口，灌满木桶，便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尽享天伦之乐。

守旧的老人们被搀扶出来，他们在荫凉角落里度过了整个白天，对着一本神秘莫测的古



无知山谷

书苦思冥想。

他们向儿孙们叨唠着古怪的字眼，可是孩子们却惦记着玩耍从远方捎来的漂亮石子。

这些字眼的含意往往模糊不清。

不过，它们是一千年前由一个已不为人所知的部族写下的，因此神圣而不可亵渎。

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

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正人君子的冷落。

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

恐惧总是陪伴着人们。谁要是得不到园中果实中应得的额份，又该怎么办呢？

深夜，在小镇的狭窄街巷里，人们低声讲述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

这些男男女女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些人曾试图攀登挡住太阳的岩石高墙。

但他们陈尸石崖脚下，白骨累累。

日月流逝，年复一年。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 * *

外面是一片漆黑，一个人正在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已经磨破。

他的脚上缠着破布，布上浸透着长途跋涉留下的鲜血。

他跌跌撞撞来到附近一间草房，敲了敲门。

接着他昏了过去。借着颤动的烛光，他被抬上一张吊

床。

到了早晨，全村都已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他的周围，摇着头。他们明白，这样的结局是注定的。

对于敢于离开山脚的人，等待他的是屈服和失败。

在村子的一角，守旧老人们摇着头，低声倾吐着恶狠狠的词句。

他们并不是天性残忍，但律法毕竟是律法。

他违背了守旧老人的意愿，犯了弥天大罪。

他的伤一旦治愈，就必须接受审判。

守旧老人本想宽大为怀。

他们没有忘记他母亲的那双奇异闪亮的眸子，也回忆起他父亲三十年前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不过，律法毕竟是律法，必须遵守。

守旧老人是它的执行者。



孤独的漫游者

* * *

守旧老人把漫游者抬到集市区，人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周围，鸦雀无声。

漫游者由于饥渴，身体还很衰弱。老者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闭嘴。

但他偏要说话。

他把脊背转向老者，两眼搜寻着不久以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吧，”他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刚从山的那边来。我的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其他民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小时候，我的世界只是父亲的花园。



新的家园

“早在创世的时候，花园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的疆界就定下来了。

“只要我问疆界那边藏着什么，大家就不住地摇头，一片嘘声。可我偏要刨根问底，于是他们把我带到这块岩石上，让我看那些敢于蔑视上帝的人的磷磷白骨。

“‘骗人！上帝喜欢勇敢的人！’我喊道。于

是，守旧老人走过来，对我读起他们的圣书。他们说，上帝的旨意已经决定了天上人间万物的命运。山谷是我们的，由我们掌管，野兽和花朵，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按我们的旨意行事。但山是上帝的。对山那边的事物我们应该一无所知，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们是在撒谎。他们欺骗了我，就象欺骗了你们一样。

“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同样肥沃，男男女女有同样的血肉，城市是经过一千年能工巧匠细心雕琢的，光彩夺目。

“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它地方。”

* * *

他停住了，人群里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

“亵渎，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守旧老人叫喊着。“给他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理智，胆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死有余辜！”

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人们杀死了这个漫游者。

人们把他的尸体扔到山崖脚下，借以警告敢于怀疑祖先智慧的人，杀一儆百。

* * *

没过多久，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潺潺的知识小溪枯

竭了，牲畜因干渴而死去，粮食在田野里枯萎，无知山谷里饥声遍野。

不过，守旧老人们并没有灰心。他们预言说，一切都会转危为安，至少那些最神圣的篇章是这样写的。

况且，他们已经很老了，只要一点食物就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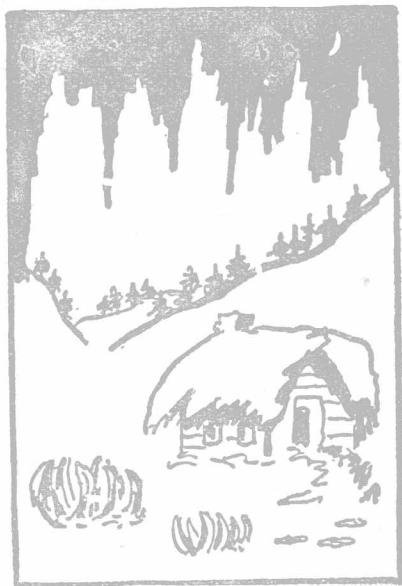
* * *

冬天降临了。

村庄里空荡荡的，人稀烟少。

半数以上的人由于饥寒交迫已经离开人世。

活着的人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山脉那边。



可怕的冬天

但是律法却说：“不行！”

律法必须遵守。

* * *

一天夜里，爆发了叛乱。

失望把勇气赋与那些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

守旧老人们无力地抗挣着。

他们被推到一旁，嘴里还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诅咒孩子们忘恩

负义。不过，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叫住了车夫，强迫他把他们带走。

这样，投奔陌生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

*

*

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年，所以要找到他开辟的道路并非易事。

成千上万人死了，人们踏着他们的尸骨，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子堆起的路标。

此后，旅程中的磨难少了一些。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际的荒野乱石中用火烧出了一条宽敞大道。

它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到新世界的绿色牧场。

大家相视无言。

“归根结底他是对的，”人们说道。“他对了，守旧老人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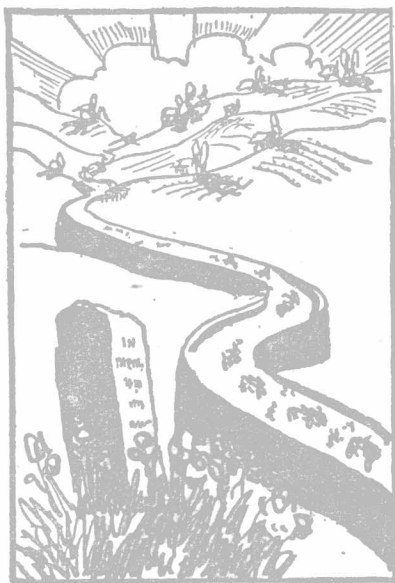
“他讲的是实话，守旧老人撒了谎……”

“他的尸首还在山崖下腐烂，可是守旧老人却坐在我们的车里，唱那些老掉牙的歌子。”

“他救了我们，我们反倒杀死了他。”

“对这件事我们的确很内疚，不过，假如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

随后，人们解下马和牛的套具，把牛羊赶进牧场，建造起自己的房屋，规划自己的土地。从这以后很长时间，人们又过着幸福的生活。



纪念的石碑

* * *

几年以后，人们建起了一座新大厦，作为智慧老人的住宅，并准备把勇敢先驱者的遗骨埋在里面。

一支肃穆的队伍回到了早已荒无人烟的山谷。但是，山脚下空空如也，先驱者的尸首荡然无存。

一只饥饿的豺狗早已把尸首拖入自己的洞穴。

人们把一块小石头放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在那已是一条大道），石头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

石上还写明，它是由前来感恩朝礼的后代所建。

* * *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无知的暴虐

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抑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已有数百年香火了。

庙宇座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儿就是朝拜爱西斯^①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还灵光不灭。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它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而现在，随着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入监

① Isis，埃及神话中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本书的脚注全部为译者所加，下同。）

牢。等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真可惜啊。

假如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稍缓斩草除根，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的天才)，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

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不胜枚举。

蓄有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整座整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言”，那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解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会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韦^①，在西奈的沙漠上的发掘古迹，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

① Nineveh, 古代阿西利亚的首都。

库前门的钥匙。

突然，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座落在阿卡达或孟菲斯^①附近。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 * *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了他们乐于称之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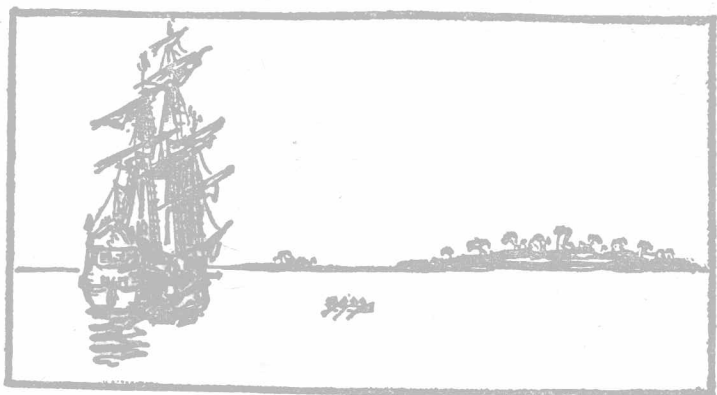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信奉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

以后便是十八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

① Akkad, 古代位于巴比伦城北面三十英里的商业中心，闪米特人于公元前3000——2000年来到此地，使商业迅速发展起来。Memphis, 古埃及的一个城市，位于尼罗河西岸，在早期罗马时代之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城市。



东西方的会面

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象在研究较高级的家禽，其实二者并无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总能换来果实。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在最近五千